

桐原紀年三

己亥

共十五

リ 6  
4082  
3







朝講

紀年錄卷之三



己亥五歲正月初一日叅陳賀○初二日差祈穀

親祭終獻官○初三日隨 駕詣 太廟景慕宮○

兼宗廟都提調

傳曰歲首展謁本署無都提調丹寶亦有奉審者

右相所帶都提調勉副左相為宗廟都提調

初五日隨 駕詣 杜稷○初七日朝講入侍

朝講入侍領事徐命善同知事李普行特進官洪

樂性沈頤之承旨洪國榮玉堂沈豐之李儒慶正

言尹得孚掌令柳雲羽注書李兢淵史官金勉柱



李信祐以次進伏講論語子罕自子曰苗而不秀  
止不可奪志也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為學為  
治本無二道人君之經筵討論蓋欲其措諸政事  
也且以今日所講言之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譬如  
為治之鮮克有終也四五十而無聞焉譬如為  
治之晚無成效也不繹不改而末如之何則聽諫  
者必貴實體可以取諭矣三軍可奪而匹夫不可  
奪則祛私者必要立志可以推知矣凡此數章文  
不滿百而天德王道固亦即此乎在聖人之言信  
乎其詞約而意備矣伏願於此深留 聖念焉

上曰所陳甚好當體念矣講畢徐命善曰臺臣既  
已挾丹登筵則敷陳文義體例即然而今日入侍  
兩司無一言及於文義烏在其挾丹之意乎此雖  
生疎所致講筵體重不可無警掌令柳雲羽正言  
尹得亨並推考如何 上曰臺臣固有不審之失  
予亦未及提教勿推可也

初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俄聞濟用提調所奏  
幻弄文書偷竊貢價之下吏論其罪犯何等深重  
而秋曹之叔贖放送萬萬駭然此而置之逋欠各

次對



貢價預買  
禁銜

司將何以懲畏乎該吏則聞方因禁法司自當更  
為照律而當該秋曹堂上不可無飭施以譴罷之  
典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貢價預買本自  
有禁而法久漸弛弊隨以生故臣於待罪相職之  
初欲為筵稟嚴飭而旋又思之此不過自備局分  
付之事不必煩請於筵席故只與諸備堂及各軍  
門將臣說此而申禁雖以前訓將為御將時筵稟  
者觀之可知其各軍門之無不警動而近聞申飭  
以後猶不無犯禁之處云此則誠寒心矣大抵預  
買之弊不一其端翌年再翌年甚至於五年十年

買貢價不足至及於倉屬情債故貢物受價之時  
皆為各軍門所取去市上無一斛米出賣者米直  
之騰踊未必不由於此且各司貢人之虛錄遺在  
各倉吏隸之通欠庫儲究其弊源亦莫非預買所  
致若不大加厘革則許多弊端更無矯抹之時久  
遠之事雖不可建究再昨年申飭後犯禁預買者  
自各其衙門一一還退當該預買之堂上捧現告  
重勘以為申明禁條革弊懲後之地何如 上曰  
依為之

差 親臨到記儒生製述讀卷官○初十日以試官



入侍

取李魯春等二人

十一日行備局坐起○十六日朝參入侍

朝參入侍堂令洪明浩持平宋樂李楚所懷臣等  
於合啓之請終未蒙 允則區區節目間事有未  
暇及而但事係法府有難廢閣敢此仰達矣向來  
大臣以三司用牌月終修報政府事有所違稟矣  
其後曰堂疏有下詢處之之教而尚無一決定之  
事故憲府雖欲出牌以修報之際事多掣肘因循  
不出迄至屢朔矣大抵出禁之際或不無濫雜之

三司出牌  
依前為之

弊而此則惟當嚴設防限摘發論罪而已至於許  
多禁条曰此不出便同因噎而廢食閭巷奸民將  
何以懲畏哉臣等謂修報一款置之依前出禁宜  
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憲府  
以糾察衙門今因修報政府之令何可廢出禁之  
古規乎若或禁路太濫反貽民弊則臺閣廟堂自  
當隨現論責報政府一款姑置之使之依前出禁  
似得宜矣左議政徐命善曰月終之報諸議皆以  
為不便至於法司犯禁之境則雖有銷刻之嫌豈  
無寢通之道乎修報一款姑令置之似好矣 上



因臺啓

曰依為之○十七日實錄廳郎廳以摠裁官意啓  
曰行兵曹判書李徽之都廳堂上還差使之察任  
郎廳沈念祖陞資代沈豐之外任代李延伋有故  
代以校理李度默京畿都事金宇鎮前掌令尹弼  
秉前察訪姜演加差下以為分年舉行之地郎廳  
嚴思晚李洪載方在罷散中依例權付軍職冠帶  
常仕何如 傳曰允

十八日因臺啓侵斥上劄引答

領議政金尚喆領府事李澱領敦寧鄭存謙左議  
政徐命善聯名劄曰伏以臣等於日昨諫臣之啓

有不勝痛心慙悚者嘻嘻痛矣今日三司合辭之  
論即王法之所必誅輿情之所同憤何可使一日  
假息於覆載之間而荏苒四載出場無期下以謄  
傳為事 上以不允為答元惡大憝之一任偃處  
而隱憂遠慮靡所涯極王綱國法之尚未挾伸而  
人心世道無所止泊此何時也此何事也如臣等  
無狀職忝大官既不能積誠仰格又不能齊聲致  
討忍與此賊至今共戴一天苟究其故莫非臣等  
之罪今者臺言實為臣等頂門之針惟當受以為  
罪何辭自解若其當請不請一味心泄之罪國有



常憲焉敢逃也伏乞 聖明先正臣等失職之罪  
以勸羣工 特允三司齊籲之請以伸國論不勝  
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下之所以請討  
上之所以斬誅予則以為各有所據也然卿等沫  
血之誠豈有所一毫未足而不能挽回予意也誠  
以予意在於不忍憾我 先王暨 東朝也非不  
知當斷不斷有欠於用五刑之義而有所商量者  
存焉故耳至於日昨諫臣之啓辭新入臺地風威  
所及如是下語似非異事卿等恒日求助之心必  
以勤攻相規為美事奈之何有此過自執引至有

次對

尋劄之舉乎卿等安心即起視事共濟時艱為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陳劄諸大臣假注書  
尹載命來宣

二十日次對入侍

畫講次對同為入侍 上曰畫講後行夕講則本  
無前受音更讀之規而今番前受音自止亦為付  
進何也儒臣李泰永曰問于館吏則古規如此云  
故未及詳察仍為付進矣 上曰此後則博考前  
例而為之可也左議政徐命善曰講造事體何等  
嚴重而前受音自止初不博考前例一從下吏之

前受音自止  
付進聖堂推考



能郎未副薦  
人為之騎士節  
目中添入

言率爾付進事甚未安不可無警當該儒臣推考  
何如上曰依為之兵曹判書李徽之曰頃因大  
臣所達能麼兒即廳以未副薦出身差出事命  
下矣依他初仕例以未副薦人差出自兵曹為遷  
轉之案朔數則以四十五朔為限騎士節目中添入  
何如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此  
是漫職閑窠出六朔數不可太驟依兵判所達定  
以四十五朔似好矣徐命善曰此窠既為未副薦  
初入仕則六品遷轉當自兵批為之朔數則比諸  
部將守門將劇歇懸殊依前以四十五朔為定似

好矣 上曰依為之

二十一日隨 駕詣景慕宮○二十四日回備隸事  
上劄引答

因備隸事引  
劄劄

劄曰伏以臣昨日備邊司郎廳之來告始聞逆賊  
甘丁之至親名係本司使令之籍自該府纔已捉  
去云臣誠不勝駭憤痛惋之至噫嘻亂逆從古何  
限而豈有如甘賊之至妖極亮者乎至今思惟猶  
覺髮豎而膽掉此賊至親之尚在京輦已是法網  
之疎漏而何況身隸上司出入 闕中略無顧忌  
至於三年之久則國綱之解弛殆無餘地矣臣亦



摠察籌司使此充達親屬晏然從役矇不發覺伊  
時考籍不審之京兆堂郎猶被譴削之典則如臣  
昏謬之罪尤焉敢倖違乎茲將短劄竊附自刻之  
義伏乞 聖明亟賜重勛以昭法紀以勸群工千  
萬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近來事皆如此矣  
劄中云云誠非過語此則微細之事固不足恤而  
至於堤防法網之類如掃如真所謂舉一三隅反  
者也然卿何庸過辭乎安心勿復深引即起視事  
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特教  
金勉柱來宣

皇壇樂章議

二十八日承 命獻議

禮曹啓曰因儒賢劄陳 皇壇祭享時樂章佾舞  
祭服懸架之制大臣九卿六曹堂上三司諸臣處  
問議則左議政徐命善以為今因儒賢劄子有  
皇壇儀節收議之 命臣學識曾莽聞見寡陋雖  
尋常儀文猶懼不能與知况此典禮之至重至大  
者乎第伏見儒賢劄本四條論列博古宜今允叶  
情文所以追 先王之志事修 列朝之成憲者  
即在一舉措之間夫初獻撤籩既有樂章迎神送  
神獨無樂章則以 九廟春享之樂章為 皇壇



迎神之樂章庶幾乎 皇靈之於昭降格而但以  
樂志所載樂章考之曰佑啓予子孫曰太室攸尊  
曰清廟翼翼曰錫蔭綿綿皆子孫祀先之語而非  
侯邦饗上之辭且三皇之祭獨用 高皇樂章於  
迎神送神者亦不無特祀 高皇之嫌恐不如因  
皇朝之曲名而增刪其文詞也若夫舞用八佾之  
論 皇壇肇建之歲已有博詢之舉而當時諸臣  
以樂器制度既無以倣效 中朝則舞佾之獨用  
八數未免苟且為言然以樂器之難復舊制並與  
佾舞而不得備數以此較彼尤為苟且寧就我國

六佾之制增其兩佾之數則猶賢乎六佾之失禮  
也至於祭以士之說自有前言之取以卜惑者孔  
穎達曰祭統之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天子禮  
樂而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之用於他廟則為僭  
由此觀之魯以諸侯之國享文祖則用天子之禮  
樂享先公則用諸侯之禮樂又明矣况儒賢所論  
皇朝侯國之祭 仁朝舞用八佾尤為近例之可  
據乎至若祭服之當用青羅樂架之當用宮懸一  
則有 皇朝之舊章一則有禮經之明文尚此曰  
循實為曠典今日儒賢之言備前日之未備則其



次對

五条薦人

有補於 聖朝修舉之政亦大矣伏惟 上裁云  
矣 傳曰知道○是日實錄廳郎廳以摠裁官意  
啓曰都廳郎廳尹弼秉病難察任今姑減下郎廳  
宋煥億陞資代趙昇鎮李謙彬外任代以前司諫  
趙尚鎮副修撰吳大益沈煥之前正言嚴思憲差  
下使之察任何如 傳曰允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向日祭酒象德相所  
啓以五条薦目今公卿三司之臣各薦可用之人  
為請而有稟旨之 命矣公卿即三公九卿而在

巫女布復舊

昔此等之薦原任大臣及備堂亦為之三司則只  
長官為之今亦依古例舉行乎 上曰左相之意  
何如左議政徐命善曰儲養人才誠為當今之急  
務而何處得來別人乎雖是見用之人各舉所長  
甄別薦進以為次次任用之地甚好依古例令大  
臣備堂三司長官從速舉行為宜矣 上曰宜為  
之金尚喆曰祭酒象德相所啓巫女依前叔布事  
為請而有稟處之 命矣巫女本與寺婢大有異  
焉况經再昨年以後尤不可不懲其誑惑之習今  
何可減其布而給其代乎儒賢所達實為得當依



內侍教官當  
罷與否

前施行斷不可已也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徐命  
善曰當初戒布時日事婢而及於驛婢因驛婢而  
及於巫女一體觸貢固非寢通之本意况再昨年  
以後其在禁暴懲惡之道尤豈容為此類給代乎  
儒賢所奏甚當依前叔布恐不可已矣 上曰依為  
之吏曹判書鄭尚淳曰日前因儒賢陳達以內侍  
教官當罷與否有詮曹稟處之 命而內侍教官  
之有名無實果如儒賢所達事當依所請革罷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左議政徐命善曰以外朝而  
訓內侍果非嚴內外之意當為革罷誠如儒賢所

陳而時任教官則亦不可不區處矣 上曰依為  
之

三十日審理入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刑曹判  
書鄭好仁叅判李性源叅議李在學持審理文案  
依 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假注書尹載命來  
宣

二月初一日審理入侍

傳曰大臣秋堂入侍假注書尹載命來宣  
初四日以司僕提調入侍

審理入侍



史局事

瑞蔥臺內試射入侍時左議政徐命善曰實錄堂  
即之多數差下者蓋欲纂修之速就而經年開局  
汗青無期誠可悶矣堂即中或有方帶詞訟者或  
有移拜臺職者每以此為懸頭之一端而詞訟則  
雖曰劇務有時坐衙轉赴史局必無相妨之慮此  
後則入啓單子毋敢以本司書進為頃事申飭臺  
職則事體自別雖不敢直請許遞而進稟或草記  
寢通古例可據近來亦有已行者矣至於兵判乃  
是侍衛之人勢難往來於稍遠之地故編役自多  
不實之嘆今若別為開局於雲觀早進晚退專意

舉行則不害為兩便之道以此分付為宜即廳鄭  
志儉方在罷散中依例口傳權付軍職冠帶常仕  
何如 上曰依為之况今春煦漸長政宜專意纂  
修之時依卿所奏申飭為之既有古例及近例堂  
即中時任臺諫本職許遞可也徐命善曰慶興為  
北闕之最歎處方當設賑之時新府使不可不另  
擇以送且交符甚急有難遲待開政令該曹口傳  
差出待下批即為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八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即見統制使李敬懋

次對



統營支放  
變通問于  
曾經統帥  
稟處

報備局者則本營將士支放之資春初磨鍊船運而立本一事行否未決目下轉移愆期可問云矣頃以本道賀穀與湖南運穀利害便否有所下詢故退與曾經統帥諸人多般採取其事情皆以為湖南各邑若以直納統營為民邑之弊則嶺南密陽地有設三浪倉各邑捧留之穀自統營亦有送船運來之例若於湖南沿海距統營便近之邑設置統倉如三浪之例為營邑俱便之道則固好矣苟有形便事勢之掣碍難行者則以統營一年不足之穀數磨鍊分排於湖沿諸邑使之運納本

營之外更無他道而若其濫捧橫侵害及納穀之民邑此專在統帥之嚴立科条痛加禁抑其所設施之道自統營往復湖南道臣從長變通後舉行形止即令狀聞而自朝家如是處分之後從前本道內錢還不正之各色立本賀穀之自當不期禁而自禁為師臣者孰敢襲謬冒法乎下詢諸臣而處之好矣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左議政徐命善曰立本之謬規既不可不禁則運置湖南穀之外更無他策矣但設為都會出浦之所如三浪倉之為者有非容易可辦之事而統營之治送



朝臣呵引張  
傘議

舡隻邑邑輸來亦是行不得之政第令湖沿諸邑  
依寢通以前之例使之運納若有濫捧之弊則嚴  
飭統營另加禁抑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  
初十日隨 駕詣弘陵○十五日朝廷問安  
以奉朝賀夫人出樞時 惠慶宮望哭朝廷奉慰  
問安

二十日承 命獻議

曰儒臣所奏朝臣呵引張傘之制有收議之 命  
臣獻議曰宋朝呵引之制既有可據之文則以我  
朝職官參照定式誠如 聖教別無疑難之端今

此弘文館之裁稟亦自得宜但宋朝兩省五品既  
許一吏前引而 聖教有曰政府舍檢及諫院之  
職注書之官或如之弘文館之只舉三司翰注不  
舉舍檢何也留守監司五軍門大將兩館提學亦  
不可不並論文衡則與都憲有異雖以 聖教中  
宋制觀之御史中丞特許進引而翰林學士惟許  
謝恩日進引太學士雖曰高學士一階既無文蹟  
之可稽則獨許進引果未知如何也且伏念宋之  
樞密院以官名則中樞府似之而以職務則備邊  
司近之臣之愚意卿宰之方帶備局堂上者皆許



一引恐不害為放古宜今之道伏候 上裁至於  
張傘伏承視此為準之 教臣不敢更議○是日  
入侍 上命讀大臣收議 上曰左相之收議好  
矣都承旨洪國榮曰領敦寧收議亦有明據矣 上  
曰備堂之宜有呵引誠如左相之議矣洪國榮曰  
今之備堂與古之樞密事同此為有呵引之明證  
矣 上曰然矣○同日直提學入侍 上曰呵引  
收議見之乎直提學鄭民始曰未及盡見矣 上  
曰左相善為收議矣鄭民始曰左相收議果已得  
見而議論詳備矣

次對

禁鬘制

二十一日隨 駕詣 永禧殿○二十四日差 親  
臨文臣製述讀券官○二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祭酒龜德相所啓以  
為方今鬘髮之具最為奢侈之大者請令廟堂稟  
旨嚴禁而既禁鬘制則髻制及冠子不可不用之  
使玉堂禮官博考遵倣者定制通行而冠子亦依  
中朝花冠之制命婦士庶妻亦有等品為好為辭  
而有更加商量而博考之 命矣禁鬘之令在  
先朝丙子而婦女之代鬘首飾者一如宮樣之故  
癸未年間綉綉 下教仍有復舊之 命矣今雖



# 花冠

申歸丙子後代髡之物更不可用則宗無可以代之者故臣不敢指的覆啓矣 上曰儒賢陳達寔出於祛奢崇儉之意果為時弊之最急者而凡事必於厘革初設之初量其永久遵行之道而為之然後可以矯宿弊而有宗效矣今此髡髮之制宗無抹弊之道頃於儒賢之登造亦以此有所酬酢矣夫抵髡制之外如有好樣寢通之道則豈不便幸而如花冠之屬雖云簡便末世侈風轉相務勝名雖花冠而如以珠玉金貝之屬盛加造飾則其費之鉅反有過於髡髮之具此所謂以弊抹弊亦

豈非可悶乎大臣備堂今既登筵各思矯抹之道而陳達可也金尚喆曰花冠髻制俱不免其弊則都不如減損髡制之太高者似或為抹弊之道矣左議政徐命善曰奢侈之弊髡髮為甚儒賢之必欲先禁儘得今日之急務也但其矯抹之方臣亦終未思得若如領相之言減其高大之制價隨而低下則或可為一分省費之道耶至於冠髻等古制臣既未詳有難臆對其恰好可代者矣金尚喆曰此守禦使徐命膺狀啓也枚舉留營別將輝報以為廣州東三面所受還穀五千石連日停捧之

南漢修繕  
物力區劃



故縮之又縮只餘七百餘石排巡計數將至於絕  
巡之境元軍餉留庫中限五千石移劃留營使之  
繼巡分給事令廟堂稟旨矣南漢城堞公廨頽圯  
處極其夥然而以物力之未及猝辦尚不得修補  
五千石今年耗五百石盡數劃付於本府尹山城  
頽圯處以灰石改造至於暗軍軍舖諸公廨等處  
亦令修改事並令廟堂 稟處矣東三面民人每  
年所受之還穀果為五千石而即今所餘不過七  
百餘石則今此加分之請勢不可已依請許施待  
秋使之還捧於元餉庫而至於五千石今秋所出

之耗米請作城廨修葺之用聞其事勢有難防塞  
何以為之乎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南  
漢分糶每患不足年年加請便成近例今若劃給  
使之均排則雖不更請加分種糧庶無艱乏之患  
以此以彼俱甚便宜而城堞公廨之修補則事勢誠  
不可少緩以今年耗條許付廣州俾趁潦雨前完  
役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 上曰日前呵導傳教  
卿等見之乎金尚喆曰以呵導事屢命博考而至  
堂之所考終欠別白矣日前 下教宗為至當依  
此為之則似好矣 上曰左相收議中今日備堂



有引則有傘  
無引則無傘

庶類疏請序  
齒

古之樞密云者誠有見矣二品以上雖無實職皆有前引備堂則勿論曾時任亦當有前引矣金尚喆曰此果好矣而張傘一節亦依此為之有引則有傘無引則無傘似好矣 上曰張傘之法亦依前引之有無為之云者卿言好矣 上曰向者庶類疏請序齒故令國子長詢其可否而回啓矣以其諸生不肯許之有所防啓而此事終涉難處矣庶類之遠塗累足尚今逗遛既甚可矜且其所願不過以年齒序坐則此與官秩之濫通有異雖或許之似無關係之大者卿等之意以為如何金尚

喆曰自 聖上御極以後屢下懇惻之教嚴飭銓曹方行疏通之政矣啓下節目至有申飭外方之令矣此自有酌量已定之制則今於序齒之制有何損益之可論乎徐命善曰前後 聖教每軫疏通之政內以官職之制外而校院之任叅量酌定俾有實效今於序齒一事獨為靳持則有非仰體聖意之道許多庶儒似不無抑鬱之心臣意則許之無妨矣 上曰此非一時輕斷者更加叅量徐當處之卿等亦勿放過細入思量勿使彼輩抱冤也



皇壇齋宿  
處所稟定

以誠官入侍○二十六日朝廷問安  
以奉朝賀散朝時 惠慶宮望哭朝廷奉慰問安  
二十八日朝廷問安後承 命入侍  
以奉朝賀下棺時 惠慶宮望哭朝廷奉慰問安  
後有內局都提調入侍之 命承 命入侍 上  
曰 皇壇祭享百官入參乎臣對曰有特教然後  
入參矣仍奏曰 皇壇齋室所處湫濕恐有妨於  
撰養之節且同是禁苑之內所御之殿無非齋室  
省牲省兇後旋即還內行事臨時更為進詣似好  
故惶恐敢達 上曰然則後苑內便近處當齋宿

江華喬桐廵  
審使入侍

齋宿處所以搗文院磨鍊可也  
三月初五日承 命入侍  
以 皇壇陪祭齋宿藥院有都提調入侍之 命  
初八日承 命入侍  
傳曰巡審使入侍時左議政同為入侍兼春秋金  
健修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江華喬桐形便果  
如何巡審使具善復曰臣於別筭畧有論列而大  
體江都形便自是天作之地而喬桐為其藩蔽若  
設統禦營於江都魚領水陸則實為海門之長城  
且喬桐既是要衝之地則仍置水使使之控衛江



都亦足為犄角之勢矣臣曰江都既設統禦營則  
喬桐之復置水營誠甚不緊矣上謂都承旨洪  
國榮曰訓將則以喬桐之仍置水營為便左相則以  
為不緊卿意以為如何洪國榮曰江都之設置統  
禦營蓋為兼統水陸之意而今於喬桐又置水營則  
此非寔通之本意且雖置防禦使其於禦敵何遽  
不若水使乎上曰卿言果是矣今此統禦營移  
設一欵雖是不可已之事而大抵官制寔通案不  
可輕易為之者卿等必十分商量其利害便否而  
為之然後可免日後之弊矣身善復曰其間別無

為弊之端而統禦營則不可不移設然後可為海  
門重防矣臣曰江都險阨實為海東第一尚今拋  
置殊甚可惜今此統禦營移設之計誠得寔通之  
宜而至於措置方畧若得人而任之則自可善處  
豈有為弊之慮乎上曰今番設置之初不可不  
擇人而實無可合之人予意則以此作為文武交  
通之窠似或無妨耶臣對曰武將中擇其位高望  
重者間間差遣誠好矣上曰然則明日次對當  
更商確矣

初九日次對入侍



停望事下詢

次對入侍 上曰每以此事欲一下教而未果矣  
近來停望之法未知始於何時而俄者適見官案  
則至於尹東晚等數人本非逆屬干連又無大段  
罪過而空然枳塞不復檢擬於政目者已過數年  
此何故也左議政徐命善曰尹東晚等停望未詳  
其何事而大體停望之法則自是古例矣 上謂  
政官曰停望既是古例則亦有文跡之可據乎吏  
曹判書鄭尚淳曰此乃銓郎所主而文跡則臣亦  
未見矣 上曰此事不可不一番定式停望雖是  
即官所主而當與諸堂爛加商確又取朝廷公議

而為之可也若只任一己之見斷人平生之事則  
豈無後弊乎

初十日隨 駕詣 毓祥宮義烈宮○十五日次對  
入侍

次對入侍都承旨洪國榮曰故奉事金福澤寃死  
於庚申間而其辛壬事與贈叅判金省行亦相似  
矣 先朝即為洗寃復官且屢發感念之教於造  
席矣追施之典不可不施於此人依金省行例贈  
秩錄孤好矣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  
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此在 先朝或已贈



職或已復官今此國禁所達誠宜允從矣左議政  
徐命善曰國禁所達宗是公議所在揆以愍恤之  
義宜有褒贈之典矣上曰所奏甚好依此為之  
徐命善曰實錄堂上蔡濟恭李性源纔已叙用並  
還差金華鎮本職係是劇務有難并責以纂修之  
役今姑減下其代李秉模復命不遠更為差下吳  
載純移拜外任代以行副司直金魯鎮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九日次對入侍○二十一日承命入侍

是日內試射時傳曰左議政入侍事遣史官傳

諭假注書宋文述來宣承命入侍左議政徐命  
善曰臣於司僕事適出言端有可仰達者矣馬政  
之臧否稅穀之贏縮專係於牧官之得人而臣待  
罪本寺今已三載牧官之先公後私者未之多見  
惟興陽前監牧官趙重岱恬約居官誠勤奉公前  
後稅納必準高撻久遠弊瘼一皆爬擲如是盡職  
之人若不另加褒賞其何以聳勸他牧乎本寺酬  
勞之道惟是牧官一路而重岱今既遯歸有難循  
例檢擬臣意則此後牧官之窠勿拘常格更為差  
遣以為激勸之地似好故敢達上曰聞甚嘉尚



守令除受可也

二十三日內局入侍○二十四日內局入侍○二十

七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宗廟夏享有親祭之命而此時勞攘極為可悶矣 上曰日氣不至甚熱一時親行有何所妨乎禮曹判書李重祐曰湖西御史朴祐源書啓中孝行貞例旌閭事啓下矣報恩士人宋載績妻洪氏其夫死以死自誓而只以三歲稚子之故未即自裁夫死四朔兒亦縊夫同穴之志至是益決以麻帶自縊於兒屍之側云

孝烈旌閭事

其貞烈誠為卓異合有旌閭之典結城縣吏張溟翹自兒時已有至行及六十遭其父喪血淚所澣苦席盡腐其妻襄石史當溟翹之病斫指灌血火延其壽及其居喪能盡誠禮其女年纔十四當其母病引刀斫指注血母口俾得少甦出嫁後其姑疾革又為斫指一門孝烈三人併萃殊甚嘉尚而此三人本道道臣已為啓聞蒙給復之恩今又旌閭似或過重臣意則置之為好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繡衣所聞必當真的既已採訪之後何惜優異之典今等其



設檢書四窠

存沒特賜處分誠好矣 上曰依為之張演翹則特為旌閭其妻與女生存者令本道食物從厚題給事自政院下諭直提學洪國榮曰臣以本閣事有所仰達者矣本閣自有所重而凡係黼黻治猷之道比他尤別雖胥吏輩必擇其文筆者蓋欲備任事之末也且天之生才各適其用見今一各人中有文識者不為不多但局於仕路未試其蘊良可惜也况芸閣既屬本閣外閣則其考準之任亦甚緊重就芸閣窠中除出四窠名以檢書官以一各中可合者擇差啓下仍定朔殷遷轉於吏文學

官幾窠及能磨兒即廳幾窠示清朝愛子之意叅秘閣編書之任似不害於懋實之政 下詢大臣後成節目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此不但收拾人才而已亦足為責歸文治之一端依所達成節目舉行好矣 上曰依為之

二十八日行都堂錄

都堂錄圈占五点金翊休權以綱柳誼鄭淵淳韓晚裕柳孟養洪文泳尹行元徐有成沈棨洙李敬一李殷模趙昇鎮

四月初四日次對入侍

都堂錄



慶尚左水使  
改差

次對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慶尚左水使李策雖  
以日前承宣請推之啓觀之其舉措之駭眼可知  
不必以此永棄其人而至於邊閫與他自別不可  
不另擇今雖辭朝為日未久改差何如 上曰依  
為之 上曰實錄今至幾何徐命善曰其中黃景  
源柳憲幾盡了當而尚未校正云此不可不一番  
厘正而古亦有厘正堂上別為差下之例云矣  
上曰實錄之若是遷延極為可悶而至於柳憲則  
尚此遲滯猶未校正云者尤極駭然自政院問之  
如未修正直捧禁推傳旨可也

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徐鼎修來宣

初七日隨 駕詣 太廟承 命入侍

是日舉動時有宗廟都提調入侍之 命

初八日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徐鼎修  
來宣與內閣諸臣入侍 上曰今日即燈夕也閣  
內亦有燃燈故事而日氣甚好故召見御等矣左  
議政徐命善曰如此佳節召見臣隣從容賜對亦  
是導宣和氣賁歸太平之一端矣 上曰卿言好

燃燈日侍



矣仍 命宣醞

初十日承 命入侍

傳曰時原任大臣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兼春秋金  
健修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今此函書之變萬  
萬凶慘其所排舖設施與向來諸逆一串貫來世  
道人心至於此極寧不凜然心寒稱兵犯闕古或  
有之如近來凶逆之謀為短兵接者宗社燹所無  
矣仍 命承旨鄭民始以真書翻騰函書後 上  
曰卿等見此函書萬古豈有如許凶慘之逆節乎  
臣等對曰其所網繆醞釀萬萬凶慘臣等見此不

覺心掉而骨青矣如此劇逆不可一時置之於覆  
載之間即為設鞫嚴問斷不可已也 上曰然矣  
親鞫時入侍○十一日 親鞫時入侍○十三日隨  
駕詣永祐園○十五日次對入侍○十九日 親鞫  
時入侍○二十日叅推鞫○二十一日叅推鞫○二  
十二日承 命入侍

是日內試射時有左議政入侍之 命承 命入  
侍左議政徐命善曰詞訟劇任與閑司有異不可  
循次填差而近來多不擇人誠可悶矣刑曹正郎  
申協令該曹他官相揆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四日承命獻議

上命進講丹于遣玉堂問議于時原任大臣臣獻議曰以講學之序言之則繼講孟子於講論語之後固當然矣以延補之義言之則兼講大學於講孟子之時亦無不可而首相獻議中法講異於召對分講有所難便云者儘有意見論語畢講後繼講大學大學畢講後繼講孟子不害為延補次序之道而臣學識魯莽不敢質言伏惟上裁

傳曰依此議施行

二十五日朝講次對入侍

進講序

朝講次對

朝講入侍領事徐命善知事李徽之特進官洪樂性鄭尚淳經筵官宋德相大司諫金文淳承旨徐有防玉堂鄭淵淳金字鎮假注書金載瓚史官鄭東浚李信祐以次進伏講論語先進自季氏富於周公止色莊者身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此篇乃是評論弟子賢否者而雖以今日講章言之氣質之偏正學問之淺深各隨其人或進或退譬如上天之因物賦形明君之量才授官逐章逐句潛心玩繹則古聖人時兩化之之教可以想像於千載矣且四書文字互相發揮即此二章之中中庸一篇



江界把守軍  
事貢蔘未

之旨無不具備柴也之愚參也之魯中庸所謂行  
之過也師也之辟中庸所謂知之過也由也之嗟  
中庸所謂勇之過也回也之庶乎賜也之屢中中  
庸之中也中庸一篇之旨豈有外於三達德與中  
之一字乎 上曰所陳好矣徐命善曰左承旨鄭  
民始非但以兼帶之多心甚不安方在夙夜之任  
而太常亦非閑局有難照管云所帶奉常提調之  
任今姑許違何如 上曰依為之領議政金尚喆  
曰月前江界民金殷達以本府民人過半逃散把  
守軍役毋論鄉族一從戶名為之事衛外白活令

收移定北閑  
置之

該道道臣論理狀聞之意自秋曹覆啓行會而即  
見平安監司金鍾秀狀啓則枚舉江界府使趙奎  
鎮報辭以為把守事今若初出無前之規則恐為  
邊地騷擾之端不敢遽請更張民戶減縮專由於蔘  
役之難支丁酉戶曹卜定別買蔘二十斤內未收  
十二斤三兩三錢萬無出處最為難保之端限江  
民蘓醒間移之北閑事請今廟堂宜處矣江民蔘  
弊非不矜憫而莫非民也西民之苦豈不為北民  
之苦乎况北蔘未能為禮單之用得則買來者尚  
多留置於地部以此以彼勢難移定今若退良於



慈母山城低  
處新築外城

秋後使之次次備納則亦足以少紓民力以此分  
付何如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別買之  
輪定西北不害為推移蘓弊之道而第今北路荐  
歉之餘瘡痍未完又以江民之難支者移憂於此  
民亦非一視之政姑令差退其限量減其數以為  
次第備納之地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金尚喆曰  
此平安監司金鍾秀狀啓也備陳慈母山城緩急必  
守之狀仍以為山城西邊水門外稍低處新築外  
城而本府雖帶管城將之號以節度使左營將屬  
邑脫有緩急領軍遠赴則山城為無主之地只有

別將與中軍而已為先罷左營屬之舊制以其精  
抄移屬山城而以本府為獨鎮將專管山城事今  
廟堂稟處為請而本府以保障之地道內諸邑中  
最稱疲殘順川郡南邊接界一二坊面為先還送  
於慈山以為稍成貌樸之地事並為附陳以俟處  
分為辭矣道內山城中最好處自古稱慈母城而  
今道臣以素土之戒為等外城之計况所入財力  
又非煩請於朝家者則固不必靳難而至於本府  
之為獨鎮兵營所管精抄軍區處之道恐似難便  
他邑民土移屬之舉亦難輕議 下詢於曾經道



摩天咸閑兩  
嶺間路阻斷  
南閑守城軍  
制直之城津

北城之間路  
防塞

臣而處之好矣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徐命善曰  
道臣所請儘有意見而事係宸通固當審理割地  
移額亦不無掣肘之慮姑且仍舊更加商量好矣  
曾經道臣以次陳達而別無異見 上曰依為之  
金尚喆曰頃目前南兵使金永綬所懷摩天咸閑  
兩嶺下間路阻斷事及南閑守城軍制便否令帥  
臣狀聞後稟處之意覆奏分付矣即見南兵使李  
達秀狀啓則備陳兩嶺下間路無非危磴邪徑之  
狀仍以為此路之難防者許多安業之居民不可  
徹徙倉庫烽臺亦莫可移設而至於軍制則當初

南北閑分為內外之地而北閑則距彼地咫尺故  
無邑不城無民不兵而南閑則既屬內地或有有  
城之邑或有無城之邑今若一依北閑例毋論儒  
品閑散徧籍城丁軍案使之執戟登城初此無前  
之制則恐有掣肘踈虞之端故間路及軍制利害  
便否臚列馳啓而北兵使李明運狀啓以為所謂  
間路本非南北行人就捷往來者不過嶺下居民  
出入之微路而第其居民之山谷耕垦海濱漁鹽  
資生為業者恰滿二百七十六戶之多今若並塞  
其間路無所通涉則其為民弊亦不可不念且烽



燧傳準烽軍去來亦無其處以此以彼猝難防塞而但城津北城外有一條路為南北村民去來之捷徑故積石等堡永使防塞毋論城下鎮底居民皆從城內西北門通行則其在重關防便民事之道俱為穩當並令廟堂稟定為辭矣南北兩帥臣之會同躬審後論列其形便事勢者俱不無見諸嶺間路之塞城丁徧籍之舉今姑置之至於城津北城外間路之防塞依狀請着宗舉行俾有宗效之意分付何如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徐命善曰此則與尚州之間路有異不過境內旁通之捷徑則

不必費力防塞至於城丁軍役前所無之名色今忽初開必有騷擾之弊並姑置之好矣上曰依卿等議本事置之城津間路事依狀請許施可也二十九日行備局坐起

五月初一日以葉房都提調入侍

是日都提調入侍上曰今番雨澤誠極多幸而猶有不足之慮耶臣對曰此時雨澤若或太過則恐為年麥之害矣上曰今年麥農到處皆豐云秋事若如麥農則何幸何幸臣對曰以今觀之秋事亦有豐登之望矣上曰宿衛所規模尚今未



兵部兼從事

定故方欲成出節目卿與頌相相議厘正以為稟  
處之地可也宿衛所不置從事官故草記等事來  
呈無人以兵曹郎廳兼從事官則何如臣對曰此  
果好矣 上曰然則兵曹郎廳一并兼差耶以結  
束色郎廳兼差耶臣對曰束結色郎廳固無妨而  
臣意則無論某色只以入直郎廳兼行從事官之  
任似好矣 上曰然矣

初三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頌議政金尚喆曰臣伏見 傳教下者  
又聞左相親承之 教宿衛所節目謹為修正並

以草記仰奏矣 上曰讀奏可也此是新定式節  
目乎左議政徐命善曰謹依前後受 教各據年  
条次第修成事目矣 上曰節目既成之後凡諸  
草記誰當來呈乎徐命善曰以入直騎郎舉行好  
矣仍奏曰宗錄纂修之役今方勤宗舉行而堂上  
俞彥錫李性源兼帶摠管之任多有相妨之時並  
許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七日淑昌宮喪朝廷奉慰問安

是日藥房啓曰淑昌宮病患出於猝急竟至不幸  
臣等職忝藥院未及盡誠醫藥之罪萬死無惜惶



淑昌宮議謚

恐敢啓 荅曰卿等安心勿待罪

承牌議謚

政院啓曰謚號議入事 命下矣時原任大臣館閣堂上政府西壁六曹叅判以上並即命招舉行何如 傳曰依爵號議定時例舉行遂承牌議謚以敬溫仁淑莊徽備擬副望落點  
淑昌宮襲後朝廷奉慰問安○初八日淑昌宮小斂後朝廷奉慰問安○初九日淑昌宮大斂下梓室後朝廷奉慰問安○以藥房都提調入侍  
是日入侍臣奏曰淑昌宮喪事宗是千萬意慮之

外夫復何達到今悠悠萬事莫大於保護 聖躬矣 上曰墓所今將看審卿須往見於高陽云云處及 敬陵洞口內可也臣對曰謹審依 聖教往審矣

初十日淑昌宮成服後朝廷奉慰問安○以藥房都提調入侍

是日入侍 上教曰聞地師以高陽為不可用云先為往見東郊好矣臣對曰當依 下教為之矣  
十一日墓所看審後承 命入侍  
傳曰墓所看審諸臣入侍承 命入侍 上曰看



審處果何如徐命善曰初無甲乙之論而皆一辭  
稱賢雖以凡眼見之山勢明秀曷局安穩矣上  
下詢相地師後以溫水洞完定戶曹判書金萃鎮  
曰墓所都監雖有兼察之教而不可不別出一  
堂上矣上曰誰可為之臣對曰洪樂性好矣  
十九日以元陵修改事奉命出去承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金載瓊來宣承命入  
侍上曰莎草修改明將始役耶臣對曰然矣  
上曰元嬪行狀有出草者欲示卿等矣命承旨讀  
訖臣奏曰以此德行遽至此境寔是國運所闕矣

二十日復命後承命入侍

傳曰元陵進去大臣入侍注書李兢淵來宣承  
命入侍上下詢修改形止後教曰墓所守護  
軍甚為難處矣楊州為邑陵墓稠疊簽丁已盡  
搜括無路今又何處得來耶京畿監司鄭昌聖曰  
詳查抄出似可分排而但平民之冒名避役於各  
宮房山直者殆近三百餘名故臣嘗問內司則  
內司以為不知然則所謂山直之名寔為畿民之  
逃覈先以此類抄付守護軍好矣左議政徐命善  
曰臣亦聞之居其土而自願入屬者甚多云墓軍之



充額似為無慮矣 上曰今番募役予不欲貽弊於畿民前後下教不啻丁寧未知列邑其能體行乎徐命善曰臣昨見揚州牧使則以為今番國役初無一毫侵民之事云矣 上曰凡諸國役或有憑公營私之弊又多黃緣橫斂之端此則畿伯詳為廉察必使予意下布可也自都監輸用於貢人者亦使之勿責戶曹一一給價矣徐命善曰 聖意所在臣非不知而莫重國役雖自戶曹給價有何所傷乎 上曰此後財力當入畿何徐命善曰米五六百石錢四五千兩則可以優為之矣仍奏

曰臣於 前席伏聞 聖教今番墓所凡係外邑進排者為軫民弊一切減省此宗盛德事不勝欽誦之至三年內進排物種既曰 傳教蕩減更無可違而雖以三年後進排者言之祭享時炬子則守墓軍依為待令此則未必貽弊於民固當依前舉行而至於忌辰及節祭所用水丁則自東水庫進排修改時各樣雜物亦自京各司進排而外邑則勿為待令或有不得分定如莎草之屬則臨時裁闕於畿管依別卜定例以儲置米會減取用似為永除民弊之道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依為



時御所窓戶  
闕失事申飭

之戶曹判書金萃鎮曰承文院為魂宮則衛從司當為差備而本司窓戶幾盡闕失時 御所公解之不能守護致有此弊誠為駭然矣徐命善曰今伏聞戶判所奏時 御所公解總戶之闕失萬萬驚駭紀綱所在不可以物微而置之勿論况昨年五月後既已照教飭付於該所則到今闕失誰執其咎昨年五月以後該所衛將一併拿問嚴處兵曹堂即如果頻頻檢飭豈有此弊前後堂即雖難盡為論責而查出後伊時入直堂即捧規告重勅兵曹判書李微之亦難免不察之失從重推考使

之自兵曹各別查覈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四日上劄請寢都承旨洪國榮許適之 命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聯名劄曰伏以臣  
等即伏見知申疏 批有本職許解之 命臣等  
竊不勝訝惑之至噫 殿下之置宰臣於知申之  
任者此豈私其人而榮其啣哉誠以身佩安危義  
重保護上以衛 聖躬起居之節下以摠禁闈事  
務之繁朝廷官爵孰非緊要而四載一官賴以為  
恃良以是也今 殿下從體悲苦之懇不念倚毗  
之重一疏纔徹俞音遽下臣等未敢知 聖意之



攸在而此非宰臣一身之去就其為關係之不輕  
當復如何雖曰宿衛之地固無間於近密而管領  
各異責任不同則曷若以此兼彼之為兩得也哉  
臣等既有區區愚見不能終默茲敢聯陳短劄伏  
乞 聖明更加三思亟寢成命以幸國事焉抑以  
為至功之情不可不顧已下之 命不可復收則  
知申之任雖或可以曲循其情而至於藥院決不  
容一時暫解臣等謂內局副提調仍令宿衛大將  
兼帶有不可已也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  
之懇知申本職有無似無關於衛護予躬之道且

宿衛大將既涕泣而陳之予亦涕泣而姑許若有  
一分踈虞之端則予雖不恤予躬豈不念 宗社  
而有此批乎至於藥院之任於古例有所掣碍者  
從當與卿等面商為計所陳劄辭有以知卿等斷  
斷至誠予亦臨批不覺愀然仍 傳曰此批荅遣  
史官傳諭于領左相假注書趙興鎮來宣

二十八日兼三都監都提調勉副宗錄總裁官

傳曰都監不可無都提調今聞本都監堂上所奏  
總裁無人事多苟艱云辛壬前例姑勿論壬申亦  
有之揆以加一等之例殊是欠事况左相自初喪



看山之行連為董察何必擬望以左議政徐命善  
為三都監都提調使之依例董察 傳曰摠裁史  
局之任勢固兩妨左相所帶摠裁官之任姑令勉  
副

以墓所開金井事奉 命出去○二十九日復 命  
後入侍

是日入侍臣奏曰墓號尚未定揆以 皇朝典禮  
似當為園而不當為墓矣 上曰予意亦然卿等  
博考典禮明日次對稟處可也

六月初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取考 皇朝典禮則  
皇后稱陵皇妃稱園太子妃稱墓各有品節矣昨  
年嘉禮既做 皇朝之儀節則今番喪禮宜遵  
皇朝之規例昨造左揆之陳稟誠有所據且宮号  
園号從速稟定然後多有舉行之事今日臣等來  
會賓廳即為議号何如 上曰依為之左議政徐  
命善曰舉士大將例兼捕將而今番則不為兼帶  
事多掣肘云左邊捕盜大將李柱國除拜稍久今  
姑許適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宣謚時當  
有焚黃儀節此則當據補編中所載者而舉行矣







宮處所既定於此而自內哭臨廳不可不議定矣  
徐命善曰然矣 上曰魂宮及園所都監役事今  
至何境云耶徐命善曰堂即背着宗省檢故二十  
日前可以了當云矣仍奏曰臣等今日登對多有  
稟定之事矣啓殯時告 宗廟一節自當舉行而  
取考 皇朝典禮則又有告社稷之例今番則並  
告 廟社乎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取考 皇  
朝典禮則皇妃下葬日百官免朝叅會哭于園所  
今番叅朝時宗親儀賓全數進叅百官亦當依此  
禮陪從仍叅於下梓室時哭班而若全數進叅則

將無留都之人又欲分排以往則有違 皇朝之  
禮事多掣碍有難酌定何以為之乎 上曰皇朝  
典禮下葬時百官雖有免朝叅會哭之文而掣碍  
之端誠如卿言留都不可無百官依前例以五上  
司六曹堂郎陪從仍叅哭班返虞時迎哭羣官自  
當合班導從亦不悖於 皇朝典禮依此舉行可  
也徐命善曰今番喪禮比辛未用加一等之禮  
皇朝典禮亦有文武衙門各祭一壇之文凡諸儀  
節自當有加五上司進香時政府率百官遣奠時  
宗親儀賓五上司六曹堂郎陪從人負及闕內入



直官負並進叅宣謚焚黃啓殯祖奠及練祥禫祭  
時宗親文武百官進叅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宣謚時正使及啓殯時啓槨室官率舁梓室  
官贈玉帛覆土官當依補緇以一品重臣差出矣  
上曰宗親儀賓中正一品為之贈玉帛覆土官仍  
以啓槨室官為之可也徐命善曰宣謚時告 廟  
祭官啓殯時告 廟杜祭官並以一品重臣差出  
宣謚時奉冊印官以文臣五品諸勢事叅上叅下  
舁梓室官以武臣三四品差出媿宮三年內祭官  
初獻官以從一品亞獻官以二品終獻官以堂上

正三品園所則勿論三年內外以堂上正三品差  
出而宗臣儀賓中如有未差者依例勿拘品級填  
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叢鞠時內禁衛  
陪衛者數未滿五十故番將例不領率云今番則  
以五十人磨鍊使該番將領率陪衛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叢鞠時陪衛前後兩軍兵數又  
兵曹自當臨時磨鍊中軍千總中當以何人領率  
乎 上曰諸色標下軍量宜除出中軍領率陪從  
可也徐命善曰園所遣奠時既不設槨室則補緇  
所載祝辭恐不可用啓槨室三字改以下玄室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散靴返虞時分兵曹  
摠府堂郎各一員五衛將二員武兼四員陪衛當  
部官負漢城府堂郎禁府堂下官前導贊諸官以  
撰相禮差出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散引時闕內入直官負各於各司前哭辭下梓室  
時百官亦於外庭望哭奉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宮園祝式奉審及凡諸舉行之事一依  
他宮園例自禮曹啓下節目以為舉行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散引返虞時儀仗等節此  
辛未亦當有加膳錄及補編所載應為舉行者外

內侍執烏仗者四人金銀鐙各一銀盃銀灌子各  
一挽辭前後各十五執鐸者四人大鈇籠十隻宮  
人二人加數磨鍊而前部鼓吹既有 皇朝典禮  
亦為量宜磨鍊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誌  
石張數既多若待其畢書後往燔則有窘急之慮故  
自前每隨其所書出送燔所矣今亦依此為之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外如儀仗等節一  
依補編所載參酌磨鍊而取考前例則輓辭似當  
加數矣 上曰辛未年輓辭為五十戊申年輓辭  
為八十矣徐命善曰今番凡事比辛未既加一等



則輓辭亦當為八十故掣述官方欲加數啓下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儀仗等屬如朱畫團扇青  
綉紫綉鞍馬皆是補編中所載故方欲依此造出  
矣 上曰唯都監堂上鄭民始曰讀禮通考詳細  
考見則凡千儀節極為該備案多今日旁照之文  
矣 上曰然矣此書可謂禮書中最精者清徐乾  
學之所著而徐乾學本是大儒矣徐命善曰通考  
中所載皇妃喪太子服暮宗為今番服制旁照之  
文而未及考出遂致儀文之欠缺矣 上曰然矣  
通考之文果可旁照而初不能深究博考終至天

禮今番之喪我 朝初有之事故禮制等節自不  
無疎漏之處矣徐命善曰魂宮既定則守奉官亦  
當即差出矣 上曰然矣

初七日以園所外梓室奉安事出去○初八日以都  
監都提調入侍○初九日 親臨別奠後朝廷奉慰  
問安○以都監都提調入侍

是日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敦寧府進香只隔數  
日而領敦寧未差其他堂上或在外或老病無進  
香之負云並改差仍即差出以為備負進香之地  
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十日梓室加茶後 廷奉慰問安○十二日梓室  
加茶後朝廷奉慰問安 承 命入侍

是日入侍 上曰御製輓辭誰當書之領議政金  
尚喆曰似當以一品重臣差出書寫官矣 上曰書  
本以何用之則為宜耶左議政徐命善曰似當以  
紅緞為書本矣 上曰今日都提調之出往園所  
何事耶徐命善曰退墻開金井時當為奉審而其  
外亦不無小小檢察之事矣 上曰啓殯米月初  
二日為吉云乎徐命善曰初二日則前頭事又多  
窘急似聞今月二十九日亦吉云當更問於日官

而稟定矣

以園所退墻開金井事出去○十四日次對入侍○  
十五日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俞任柱來宣承 命入  
侍左議政徐命善曰政院推考外無他請罪之規  
而左承旨尹勉并以注書先汰後拿為請者有違  
格例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金  
吾草記前慶尚水使柳鎮恒具枷杻囚南間矣若  
非事關鞠獄罪著贓污者則 特教外不可自該  
府直囚南間而昨日 傳教中既無具格南間囚

政院注書汰  
去請推

金吾嚴囚罪人  
具格南間囚請  
罪



雲監醫監  
無褒貶下論

之命則只以嚴囚二字遽為此無前之舉雖因批旨即為解枷移囚西間而該府事有閑後弊不可無飭金吾當該堂上罷職政院之不為詳審循例捧入亦有疎忽之失該房承旨適差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戶曹判書金萃鎮方在都監兼帶知義禁之任今姑許適何如上曰依為之上曰典醫監觀象監之無褒貶何也徐命善曰閑司則往往有不為褒貶之處矣上曰外方褒貶則守令五十日後始書等第而喬桐府使白東俊今姑日淺何以書等第乎徐命善曰京畿監司果

喬桐府使書  
殿最

以此事議于備局而此是仍任故計其日字則當書等第矣

十七日殯宮宣謚焚黃祭罷後朝廷奉慰問安○十八日承命入侍

傅曰領左相入侍假注書李敏采來宣承命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昨日丹印奉詣時該房即廳偃便自在慢不動念幾致未及時刻之境各差備官亦有晚時來到之人雖不能一一科責其中尤甚者若不摘叢論罪則此後舉行將無以董飭各司如期集事不可以事過而置之都監即廳李東



請對

賓汰去差備官李命勳吳大益朴賢秀並令該府處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袁丹文別單書啓初無書入之 命而政院之徑先推來無端捧入誠是意外下吏則臣已為科治而當該承旨不可無警通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都監即廳金履仁移拜外任矣仍察都監竣事後赴任多有前例今亦依此仍帶李東賓代則工役今幾垂畢不必更為差出使一房即廳兼察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八日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頌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有稟達事來詣閣外請對矣 傳曰入侍三司同為入侍承命入侍頌議政金尚喆曰臣等之求對非有他事伏見儒賢疏批則有鄭妻尚在城外方思酌處之道之 教臣等積年抑鬱之忱庶有一伸之會故方此相率入來矣左議政徐命善曰鄭妻之尚在城闔咫尺之地誠非細憂事勢雖極難處不可不趨即處分矣 上曰山林之言好矣若非 先大王平日之所鍾愛則予豈至今靳允乎仍 命書傳教曰大臣三司之請既如此非不欲允從前後



批旨選教悉諭予意特以不忍傷先王鍾愛之意也是以雖不置律儒賢陳疏又如此此不容仍寘城闈之外鄭致達妻死坡州牧出置大臣三司以坡州無異城闈之意相繼爭執上命改書以喬洞府上曰原啓雖未傳傳教曾亦有舉行之例矣徐命善曰此例臣未之聞也事勢如此終無出場之期誠悶然矣上曰此傳教茅令頒布合啓則只舉末端可也徐命善曰既已請對則豈可循例合啓而止乎此不誠宗矣臺臣傳啓徐命善曰臺臣誠慨然矣求對而入一啓而退此甚不

誠宗矣臺臣陳他啓金尚喆曰臺臣又失體矣左相既有慨然之言則豈不為避嫌乎諸臺遂即引避而退

二十日以都監都提調入侍

是日入侍都提調徐命善曰史官座目算子注書不即正書詣閣許久之後始為入啓事甚未安當該注書下義禁府推考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發勅時各門及橋梁祭官例以禮葬都監都廳及一房即廳填差而今番都廳只是一負一房即廳亦多有都監舉行之事在前苟艱之時或有



他官填差之例今亦依此例。他官填差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返虞時攝司僕官負以判官啓下而考見補編則以僉正書之。令該曹改付標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園所工役今幾垂畢而匠料軍價猶有未盡給者加割錢二千兩則足可入用云。賑廳有閩西稅小米耗茶年年作錢上來者此則與經費有間其中二千兩取用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神主造成後奉詣魂宮時當以何門作路乎。上曰以敦化門東挾為之。徐命善曰頓遞使以判尹之方在園所

二十四日以都監都提調入侍

吏判不得啓下云而臨時往來別無相妨之事依例啓下之意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是日入侍。上曰教引時路祭所宮人輩必致雜踏之弊今番則另為痛禁勿使近入至於班次先後亦易淆亂無統何以則好耶。都提調徐命善曰各有次知書吏嚴加申飭則似當井井不紊矣。仍奏曰禮葬都監監造官鄭東愈日昨政揆差禁府都事矣。見今即廳極為苟艱詞頌劇地勢難兼察禁府都事鄭東愈更令該曹即為口傳閑司相揆



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今番前後所費當為  
三萬兩乎 戶曹判書金萃鎮曰成服前所入已為  
六千餘兩矣 徐命善曰今番省減幾十之九似不  
夥入矣

內局入侍

內局入侍 上曰惠慶宮進服清暑六和湯十五  
貼太多改以加味六和湯似好矣 臣對曰伏未知  
症情若何 上曰別無懸症但元氣積敗或多上  
升之氣矣 上曰柳鎮恒供辭左相見之乎 因命  
讀訖 上曰可謂善作矣 臣對曰果善作矣 上

曰尹僖東之尚令不來尤為無據本事之外慢命  
之罪亦不可逭也 臣對曰誠為無據矣 上曰鎮  
恒之拱文極好必非渠作矣 臣對曰鎮恒素以能  
文名矣 上曰又有善治之名矣 予所深惡者僖  
東所欲怨者鎮恒也 似涉扶抑而靜夜思之予之  
好惡不在其人使僖東處鎮恒之事則亦當曲恕  
之矣

製進仁淑元嬪輓章

詩曰哭罷庭班夢若疑 茫茫天意竟誰知 阿兄泣  
說中心恨餘事 鴟原少一悲 太母頒綸却慮長 棟



賢初日捲簾北宮娥報道慈顏喜 聖孝於今更有光  
艱虞閱歷我 君王朝退何曾一飯忘近日 賤臣無寐喜  
聖躬扶護有椒房哀教丁寧 慈慶宮失吾賢婦奈吾窮  
新悲舊痛交來集 永寢諱辰月又同 宗社安危盡瘁臣  
眷知非待戚聯 親宮闈自失管珩助外內賢勞祗一身  
萬事成空八域悲二南遂廢采芣詩豈無異日綿綿慶歎  
息 宗祊大訃遲雲漢昭回狀又詞王言百世日星無形容  
淑德斯為至何用臣鄰贊一辭臣身頂踵摠 君恩休戚相  
関又西門白首猥承敷匠

命寸誠粗效郭東原

二十五日以都監都提調入侍○二十六日兼禁衛都提調○二十七日  
上劄辭禁衛都提調有許副之命

辭禁衛都提調劄

劄曰伏以臣昨伏承提舉禁營之命而臣方帶訓局則軍門提舉本無並兼之例敢陳短劄恭頌處分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劄辭若此卿之兼帶禁衛營都提調之任才命勉副矣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假注書朴奎淳來宣 傳曰左相兼帶禁衛營都提調許副



次對

懲討

二十八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今番罪人出置海島  
舉國人心因此少紓而若無防閑則誠有難測之  
慮果如諫長之劄矣 殿下亟賜允從以嚴隄防  
之道好矣左議政徐命善曰許多奴僕輩爛熳相  
通豈無意外之憂乎 上曰本府自當禁之矣徐  
命善曰非特本府道臣亦當申飭矣 上曰宜其  
死而至今苟存者亦可異也徐命善曰聞到配所  
求得大屋欲為偃處之計其無欲死之心推此可  
知矣 上曰諸宮房山直及墓直其弊不小若欲

諸宮房山直  
弊厘正事

五家作統事

一例厘正則必有呼 而此諸白骨徵布之冤不  
猶愈乎徐命善曰 聖教允當矣判尹權尊曰五  
家作統寔是良法美制而此法蕩然若使移去移  
來之除無公文者不受則似無逃去之弊矣徐命  
善曰此等事該府所當盡力為之而第無擔當者  
奈何 上曰予甚愧矣御極已及三年而常未見  
治效之著此雖由於予之不能有為而真莫非在  
庭諸臣無承佐之人故也徐命善曰無他近來居  
官者宗無血誠盡職之人而然耳 上曰從古立  
國既久則自不得不更張矯弊而矯弊更張其亦



禁漏官冒錄

有道如宋神宗之時不可不更張然而其不善更張之故未見其效反致其弊矣訓練大將洪國榮曰凡於殿座時禁漏官曹司之勞苦誠甚可矜而賞格之下每歸於行首之僥便者此弊宜有所軫念且臣曾見無賴之類多稱禁漏官而未幾旋或有得除東班職者故怪而問之則皆以為不必供役托名於此為得官之階梯云渠輩既無所事又無其勞而公然冒稱徒為覓官之計誠為可痛矣上曰誠如卿言矣此後痛禁此弊一從久勤遷轉則於渠輩似無稱冤偏苦之歎也金尚喆曰

駕後禁軍  
久勤事

此輩為人凡百本不合於除職矣上曰不然予於登極初問其取久勤一人而除職其後見之足可堪當此則左相當知之矣徐命善曰此人即臣所差監牧官者而聞其居官足可堪當云矣洪國榮曰駕後禁軍即護駕禁旅所重自別故軍裝馬匹之申飭鮮明非此凡禁旅而自前願入者特以久勤之稍速於凡禁軍故也頃自一內為宣薦後一內禁軍之久勤移屬於各番久勤故禁軍之願屬駕後者以其久勤之無彼此而然也禁軍七番內一內則為宣薦二三內及一二羽各有久勤



二窠而一窠則為元久勤一窠則為前仕通計久  
勤見今二內又既為宣薦則二內元久勤一窠無  
所歸屬矣事當以此一窠屬之於駕後以若以駕  
前近來勞苦言之殆有倍於駕後矣臣意則將此  
一窠以為駕後駕前每都日輪回間差之窠在渠  
輩大有所益在朝家尤為懋宗之政 下詢大臣  
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金尚喆曰將臣  
所奏誠得宜依此施行似好矣徐命善曰駕前駕  
後護衛之緊重不比乎他禁旅而軍裝軍馬之責  
備又不可乎他禁旅若於於久勤遲速無甚別於

他禁旅則孰肯有願入者乎一內窠之移屬各番  
已是禁旅之大幸至於二內之窠便屬望外以駕  
前駕後輪差之論極為便當矣 上曰所奏好矣  
依此定式施行可也徐命善曰禮葬後諸臣輓章  
例皆焚之而今番有 御製輓章同為焚之似甚  
未安當洗草乎 上曰從便為之可也

七月初一日以都監提調入侍

是日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副校理柳孟養前任  
注書時日記尚未及修納而方差接慰官往來之  
間當費穀三朔云日記體重不可曰此而遲滯柳



孟養接慰官之任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即見平壤罪人車京保到配狀本京保之罪  
係是番署帖文則偽造勿論大小自有其律况聞  
內寺府所用非番署即印信云本營之引閱防印  
記条遽以徒三年照律雖未知其間委折而罪名  
與照律若是相左不可以已發配而置之平安監  
司金鍾秀推考原狀啓令該曹更為查宗稟處何  
如 上曰依為之

初三日隨梓室詣園所○以都監勞有錫馬之 命  
傳曰殞宮魂宮都監都提調議政府左議政徐命

善鞍具馬一匹面給園所都監都提調議政府左  
議政徐命善厩馬一匹面給禮葬都監都提調議  
政府左議政徐命善鞍具馬一匹面給 傳曰賞  
典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

以都監都提調入侍

是日入侍都提調徐命善曰陪往大將具明謙昨  
於宣仁門下遽先乘馬掠過大輦舉措駭妄削職  
何如 上曰為先削職令該府拿問處之徐命善  
曰大將如此之故從事官輩一依馳出少無顧忌  
迴避之意亦不可無嚴懲從事官韓光迪申大漢



都監都提調  
辭錫馬劄

捕盜從事官洪格並先汰後拿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四日上劄辭錫馬之典

劄曰伏以日月易得仁明園禮葵奄過仰惟宸情彌切傷悼臣於敦匠之任晚始承命宗役幾盡就緒虛啣不過備負猶悞忱誠之未效有何勞勩之可紀而便蕃之錫忽出於望外懷思含愧還不知 罷賚之為榮也 聖意雖遵舊章臣言亦非例讓伏乞 曲賜體諒亟許收還以重賞典以安私心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廐

駟之錫式遵彝典所辭不已過乎卿其安心領受為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假注書朴奎淳來宣

初六日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朴奎淳來宣承 命入侍入侍時 傳曰今年即己亥也禮當往拜 寧陵而春初以為念民間之艱食果未遑矣今則年事庶幾就緒且程道亦遠若待草記而下教則似多窘急既問大臣呂州 寧陵親祭後詣 英陵展拜以來以來月初擇入 傳曰左相既奏再明

寧陵幸行



日領相戶禮判畿伯守禦使使之來待

初七日內局入侍○初八日承命入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守禦使  
徐命膺戶曹判書金萃鎮禮曹判書鄭光漢京畿  
監司鄭昌聖依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假注書  
姜彙鈺來宣

初九日內局都提調入侍○十二日以司僕提調  
入侍

是日內調馬時左議政徐命善曰司饔提調黃景  
源以耆社之人難於監膳之任屢次求解許適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禁衛營武從事官望

初以申鴻周擬入已是不擇而昨日 飭教之後

又以如金章勲之無履歷無名稱之人擬入者禁

將事極為駭然矣禁衛大將恩善復從重推考望

策子勿施更令各別擇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金吾滯囚甚多而判義禁李徽之以都政

之不遠無暇開坐云委屬可悶判義禁之任姑姑

許適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陵幸不遠而

內乘任吃許靈俱以新差之人自多生疎與宣傳

官鄭彥衡趙麟達相揆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陵幸時晝停所百官假家因京畿道臣  
所啓皆令勿進排矣其中藥房政院玉堂則各其  
本司既無自備之道而且與各該司有異柱可一  
例防塞此則假家釜鼎之屬令本道從略進排似  
好矣 上曰依為之

十四日內局入侍○十六日內局入侍○差 親臨  
到記儒生製述讀券官○十七日以試官入侍

取鄭存中等三人○是日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  
聞慶州府尹金尚集安東縣監洪益弼上京屢相  
無意還任云嶺南才經大賑民事政急蘓瘵此時

洪牧鄭景淳  
仍任

曠官誠甚悶慮兩邑守令該曹因家僮催促使  
之即為還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鄭景  
淳之差送洪州本為蘇弊之意而未及一暮遽以病  
罷景淳之必欲畧免道臣之臨歸曲循俱極非矣  
新差之代非不好矣而一番迎送自多貽弊於民  
邑洪州前牧使鄭景淳仍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兵曹判書鄭尚淳不詣闕外路中納牌  
云事甚未安不可無飭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 殿座侍衛全不成樣事極駭然未及  
入來堂上堂下侍衛並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



為之

十八日內局入侍○二十日次對入侍○二十二日內局入侍○承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事遣史官傳諭魚春秋宋蓋中來宣承命入侍課次入直諸臣應製

二十四日隨駕諸景慕官以內局都提調入侍○二十五日內局入侍○二十七日承命入侍

是日瑞蔥臺內試射時有左議政入侍之命○二十八日晝講入侍祭酒德相曰臣之造朝已及半年無一補效而尚今留左者蓋以感激恩遇

瑞蔥臺入侍  
宋德相入侍

不忍便訣之意也事雖已往有累聖德故不敢不仰達向者大家宰以政望之遲滯有越捧之教且有政吏科治之命處分可謂過中亦不無遷怒之嫌此等處益加誣養之工是臣區區之望上曰非但此事凡諸酬應之際每多尤悔之端至於政吏事卿言果是矣往雖不延來有可諫當益加誣養之工矣德相曰今番政官非曰無失而處分既已過中則政院大臣無一言匡救政官亦擔却廉恥只以承奉為事主勢轉益孤立臣不勝憂嘆矣上曰卿言好矣德相曰頃見左相慈良好善



可與有為之人而但近來勿論大臣諸臣全以玩  
愒為長策此甚可悶矣 上曰然矣德相曰今日  
筵席既甚從容且有言端臣敢不仰達乎以壬午  
事言之者輝鏡夢諸賊百計沮戲於建儲之策至  
於名號已定之後猶蓄不滿之心敢與儲君角立  
遂有席龍告寢之舉而仍以前剪除羽異網打忠良  
將欲推而至於不敢言之地尚今推思不勝憤痛  
今則義理大明忠逆已分而一邊之人無論大小  
皆以此作為義理互相傳授外雖唯唯內宗包藏  
雖於千百世之後其意必欲一伸至如五人輩贈職

錄後事亦且冷者不為舉行以此觀之此輩之心  
誠極可痛矣近日逆賊則初無言論義理之所執  
而直行凶逆之事此則嚴其隄防明其懲討則別  
無可慮至於辛壬之賊渠輩以為有所執之義理  
故宗不無深憂 先王朝每以事閑聖躬凡於懲  
討之事初不廓揮處分彼此兩用而及至末年則  
初中年未決之事幾皆收殺以此觀之可見 先  
王聖意未嘗不耿耿於此而亦有俟於後世者也  
上曰所陳當體念矣○同日承旨入侍 上曰俄  
者儒賢多陳袞闕可謂頂門一針而至於歷論新



進講冊子議

宋德相入侍

舊之達多有攻斥大臣之語大臣若聞之則必將引八矣左承旨鄭民始曰明日次對勢難來會矣上曰然矣

二十九日承命獻議

以進講冊子遣儒臣問議于時原任大臣臣獻議曰首相分講經史之議儘好如臣謏識豈有他見伏惟上裁○是日晝講入侍祭酒魯德相曰以目下事有所仰達者臣聞今日次對以大臣有病不得設行云莫知其由入闕後始聞兩大臣及吏兵判皆以臣昨日筵中新舊達論奏之時或曰一

邊人將欲日後反案云或曰尚不改心革面云或曰近來政官全沒廉防云而以此為撕捥之端云此誠可怪矣臣於昨筵只以新舊達根柢源委有所仰達而其所指斥乃耆輝鏡夢等諸賊非指今日廷臣而言也至於反案革面等說初不出於臣口則大臣有何不安之端乎至若銓官事則不過以近日百工怠慢之意有所略及於君德陳勉之際而已初非有意指的則今茲傳播之言與臣本一大相反焉有此葛藤臣心不安當如何上曰卿於昨日筵中歷論新舊之達也有曰今番諸賊



直行凶逆之事故一番誅滅之後別無他慮而至  
於辛壬之逆則皆以耆輝鏡夢之心作為渠輩之  
義理到今忠逆已定之後一邊彼輩尚有包藏之  
心雖於千百代之後必欲一伸以為反案云云故  
予亦意卿於近日必有不概於世道而然矣故筵  
話雖秘果於昨夕筵中以此等筵話不可不使大  
臣諸臣知之一依注書所記使之傳頌為教矣聞  
卿之本意初不如此云然則似由予聽瑩而然矣  
德相曰臣之昨日所奏果有所指則今日亦當直  
陳之何必反其前說耶本意竊不如此矣都承旨

洪國榮曰臣則不入於昨日筵中故其時說話不  
得詳知而俄聞儒賢之言始知昨日所奏之本意  
果不如此矣德相曰大臣政官之以此引入案是  
料外至於左相則臣以茲諒好善可與有為昨亦  
仰達尤豈有一毫他意乎自 上慰安勉出則似  
好矣諸臣若以此決其去就則在臣廉隅亦不可  
不與同去就矣 上曰卿言既如此則大臣諸臣  
固當勉出而諸臣若聞卿今日之言則亦豈介意  
乎况卿至以去就為言諸臣尤豈可撻掣乎卿之  
入於今日晝講有此酬酢為朝廷幸矣國榮曰儒



賢既如此陳達則本事自當妥帖而大臣諸臣似亦不以此為引嫌之舉矣時有一二喜事之輩以德相為奇貨網繆指屬至有前日造奏而伊日德相退坐厨院分明與沈樂誅誦傳奏語及國策聞此以攪撓朝廷此責德相則德相遂大悞突入講筵一變前言如此人莫不嗤笑之○同日承旨入侍上曰今日儒賢以為昨日云云之言本意則不如此云今則大臣似無撻捠之端耶左承旨鄭民始曰大臣若見造話則似無引入之端矣上曰事已妥帖可幸矣

因德相上劄  
引罪

八月初一日病未赴召上劄引罪

傳曰領左相備局有司堂上入侍司錄白師坤來宣宋德相入侍時說話渠雖敬明傳聞不止一二入私義終難遽進乃上劄陳病曰伏以臣脫著矣宜觸風成感而猶足以自強故不敢言病者已五六日矣忽自昨晚寒熱交作四體無力落席昏昏如在雲霧中冷痰又橫亘膈間呼吸不順坐卧輒牽痛如刺今方急試和餅之藥必欲進吞於陪從之班而此際入侍有命臣病裡自量不但目下之蠢動無望而已今若復失將撰諸症越添



則再明隨 駕其勢未由茲不得不略入文字仰  
暴實狀跡涉違傲無所逃罪伏乞 聖明亟降威  
罰以為慢命者之戒且使臣便意調治俾不至重  
犯闕禮之罪不勝幸甚取進止 荅曰省劄  
卿息以疾未克造朝庸何傷哉卿其安心善攝端  
臻勿藥是予區區之望也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  
官傳諭于左議政假注書趙行德來宣○是日大  
臣備堂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左相去就與臣固  
無異同而聞積瘁之餘果有實懿欲一二月調理  
故未得入來云矣○同日承旨入侍 上曰左相

之病何如云乎左承旨鄭民始曰汗後觸風感症  
非細云矣 上曰病若未差則勢難隨駕耶鄭民  
始曰數日調治則似當隨駕矣

初三日隨 駕詣 寧陵到松坡艤所入侍

上 御龍舟諸大臣皆入侍 上曰俄者行舡砲  
各營既皆應之則砲聲今又相應何也宣傳官出  
去查覈以奏申應周回奏曰御營陣中誤為放砲  
故各營皆為應砲云矣 上曰予於 先朝戊子  
年陪駕詣 猷陵時渡此津而伊時則軍器寺官  
在挾舡誤聽 御舡上號令亦為非時放砲故

松坡艤所御  
營陣誤放砲  
事



先大王渡涉後仍命回示該官負於三軍矣今番  
又有此誤放之舉先後事之相符亦可謂不偶矣  
臣對曰伏聞 聖教此事果不偶然矣 上曰漫  
山赤子遍野黃雲極可堪賞然年事之登稔寔由  
皇天之眷顧惟予否德何以致此嗣歲之屢登方  
切析祝而觀先民人如堵如墻扶老携幼嗔咽委  
滿予於今日臨此地對此民懂懂一念思所以無  
一夫不獲所恃者惟卿等協輔之功也臣等對曰  
伏承 聖教下情不勝感歎年事之豐登生齒之  
蕃殖莫非皇天眷顧之恩 聖上撫育之化而至

於臣等魯莽不似無一分裨補之效實為惶愧矣  
上命宣饌賜酒觴上諸臣皆侍食諸玉堂進前奏  
曰軍中紀律何等嚴重而御營陣中誤為放砲以  
致諸營之應砲事極驚駭罪闕軍律臣等以為當  
該大將或罷或削宜矣 上曰依啓臣奏曰論人  
宜有商量勸律尤當端的而俄者儒臣之奏語多  
有未妥處未稍或罷或削之請亦甚失體諸玉堂  
一併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在南漢承 命入侍

上命領左相守禦使入侍承 命入侍臣等奏曰



上下酬酢

日氣和暢 動駕萬安下情不勝所幸矣 上命  
宣醞 上曰我國或備近益踈虞民不聞桴鼓之  
響兵不解坐作之節一日二日玩愒以度若念丙  
子時事君臣上下烏可以若是恬嬉不思所以雪  
恥之道乎日暮道遠 聖祖所以教嘆於中朝也  
閉關絕約先正所以屢陳於上踈也大抵我東以  
叢脞繅域粗知禮義之方世有中華之稱而今則  
人心漸至初安大義轉益堙晦北走之皮幣者作  
常事不以為恥思之及此寧不心寒漢官威儀不  
可復覩神州腥膻不可復掃唯此北苑尺壇略寓

執壤之誠大明日月只照一區之邦庶可以有辭  
於後世矧當此年仰惟 孝廟未就之志事宗不  
勝慷慨激仰願今民力凋殘經費匱乏之時豈必  
作遠道行幸而逢此已亥之歲不有 寧陵之幸  
則是豈天理人情之所可出乎然列邑供億之弊  
各弊撼頓之勞何嘗食息暫忘也領議政金尚喆  
以修形政育人材養軍兵理財用仰勉絀述之道  
臣奏曰今我 殿下來臨此地追想丙丁之事慨  
然興懷于中造席辭教既懇且摯臣等竊不勝欽  
仰感歎矣其所絀述之策願相既皆備陳臣不必



更為仰勉而第益憤發振勵無以歲月之已遠昇平之已久而有所忽焉 上曰卿等陳戒之言宗為懇切豈不益勉乎

初四日 上在南漢承 命入侍

諸大臣為承候詣閣 上并命入侍 上曰予則一様而卿等駑馳之餘旅次經宿能無憊頓乎臣等對曰臣等幸姑無病而 玉體一向萬安下情不勝欣幸矣

上在利川承 命入侍

諸大臣為承候入侍進前問 候 上曰予則一

揅而卿等何也臣等對曰臣等姑免顛踣不必仰貽 聖慮而遠路幸幸 玉體一向萬安下情不勝欣幸矣

初五日 上在驪州承 命入侍 初六日 上在驪州承 命入侍

上命領左相兩儒賢御史同為入侍 上曰驪州既是 陵寢所在之邑又當經宿幸行之時凡諸舉行等節比他自別不可不擇差隨駕人中有可合者乎臣對曰雖於承旨中亦為擇差無妨矣 上曰然則同副承旨尹璽極為精幹如此人亦無



不可乎領議政金尚喆曰此人誠好矣

上在利川承 命入侍

是日 上自呂州至利川 命領左相入侍臣等  
進前問 候 上曰予則無事而卿等連日行役  
能無大段損節良庸所幸

初七日 上在南漢承 命入侍

是日 上自利川還至南漢詣地水堂 命大臣  
守禦使入侍承 命入侍 上曰卿等鞍馬驅馳  
之餘連為無事乎領相則年紀雖高而筋力之強  
壯猶勝於左相矣 上仍詣鍊兵館 又命臣等

南漢入侍上

下酬酢

入侍 上曰列邑之民孰非予之赤子而至於山  
城之民今番之勞役非比尋常故予所矜憫亦倍  
於他處俄已下教於畿伯及本州府尹凡諸民弊  
使之採訪以奏卿等亦必預思寢通之道俾有一  
分之寤惠是予之望也臣對曰今此 下教出於  
惻怛之 聖意臣等豈不思所以奉承之道乎領  
議政金尚喆曰臣等俄者得聞緩城尉奴子折箭  
之事案不勝萬萬驚駭信箭事體何等嚴重而有  
此前所未有之事此不可尋常處之矣臣曰信箭  
折傷罪犯一律此等之類不可不依法勘處以重

信箭折傷官  
奴決棍



紀律矣 上曰誠如卿等之言此亦可見紀綱解弛之一端矣兵判出去具敏和奴子為先決棍十五度後更稟可也

差 親臨南漢文科別試讀券官○初八日 上在南漢以試官入侍

是日鍊兵館入侍 上曰今番設科蓋為慰悅三邑人士也必須精詳考閱無有遺珠之歎可也臣對曰伏承 下教臣等敢不盡心考試乎 上曰不必於早呈券軸中畫為抄出雖晚後呈券亦為仔細考覽可也鄉谷儒生既無器具雖晚呈其中

別試入格人  
尹永儀無籍  
拔去

亦豈無宗才子臣對曰 聖教誠然此與京中儒生有異雖或宗才坐無兇具多為晚呈矣試券考畢 上曰合為幾丈乎臣對曰為五丈矣 上親為圻榜仍令以次呼名使之進前甲科一人閔台焮進伏奏姓名 上曰此是誰之子孫臣對曰故相臣閔應洙之從孫云矣仍奏曰入格儒生尹永儀稱為廣州儒生而本州帳籍盡為考見並無入籍居生之事只以近族之牽戶冒赴場屋極可怪駭矣 上曰更為仔細考覈可也臣對曰盡為較準而既非元戶則有違設場之法意此不可不拔



去矣 上曰使本州府尹更為考出可也少頃承  
旨李義翊奏曰本州府尹亦為查覈而初不入於  
帳籍云矣 上曰考籍許赴法意甚嚴而托以牽  
戶冒入場屋果為駭然矣臣奏曰此等之類依法  
拔去然後可以懲後弊而正士習矣副修撰沈樂  
洙尹行修等奏曰今番別試三邑儒生之考籍許  
赴法意甚嚴而尹永儀之只憑一式年牽籍肆然  
冒赴事極可駭其在嚴科場杜後弊之道不可仍  
實臣等謂為先勿施可也 上曰依為之 上曰  
尹永儀既已拔去合考中之次人更即考閱仍為

升付好矣遂更為考試訖 上親為拆榜仍令呼  
名入侍

初九日 上在南漢承 命入侍

上御西將臺 親行城探 命諸大臣入侍 上  
曰丙子年賊兵乘夜負板登城我軍覺察以湯水  
灌之無不糜爛而退云此地即其處乎領議政金  
尚喆曰然矣其時 仁祖大王夢見溫祚王來告  
賊兵登城 聖祖仍驚覺即命偵之果如其言令  
將士擊却斬獲甚眾還都日特命建溫祚王廟春  
秋享祀是甚靈異之事矣臣奏曰於此亦可見邦

西將臺上下

酬酢

仁廟朝有亭

北建溫祚王

廟



錄靈長神人默佑之驗也 上曰其時事誠不偶  
然矣 上曰 肅祖英考追 孝廟之志事痛矣  
萃之陸沈凡所緒述之道靡不庸極此可謂後嗣  
之法也予以否德豈敢望萬一彷彿於 聖祖聖  
德而惟其區區自勉之心每以追述 先志不墜  
令德為望而其所善緒之策只在於以實心行察  
政得有察效然後予之今日之心庶免為文具之  
歸卿等亦須體予此心以盡協贊之道是予所望  
也臣對曰 聖教至此臣等不勝欽歎而臣等俱  
極驚劣不能對揚其萬一尤功惶愧矣城探訖

上曰日已晏矣卿等姑先退去大臣先退 上詣  
鍊兵館 命頌左相守禦使入侍 上曰今番行  
幸用民之力甚多宜有拔例施惠之道守禦使先  
陳所見可也守禦使徐命膺曰今番動駕或遵舊  
典而沿路民人家被 惠澤亦可謂至矣然又  
承 下詢臣敢不竭其所見而仰達乎頃於行宮  
入侍時亦以此事仰奏而大抵山城民人之弊莫  
甚於保恤庫債錢事也當初給債雖出於取息補  
用之計而今則行之已久本錢已盡利息猶存至  
於徵隣徵族闔境騷擾自將校胥吏下至軍卒平

保恤庫債錢事



民而無一人得免於此弊者矣 上曰前日筵中  
已聞此事極為矜惻矣既知為民弊則雖大於此  
之事何惜而何難乎此則一並蕩滅以紓其倒懸  
之急可也臣奏曰恤民之 聖意孰不欽仰而此  
若全數蕩滌則經用之見縮亦可念也 上曰  
肅宗大王嘗下教曰苟利於民雖肥膚何惜 先  
大王每以此教補道於絲綸之間予小子在傷承  
聞至今莊誦予中矣自予嗣服以後每念 二聖  
之德必思仰體之道凡於便民之民之事奚但肥  
膚之不惜予至於若干國用之見縮尤何足恤

親臨犒饋

也

初十日 上在南漢承 命入侍

鍊兵館 親臨犒饋時 上命時原任大臣閣臣  
玉堂各營大將同為入參

還到仁明園承 命入侍因 嚴教經還私次

是日仁明園 歷臨時 命着山堂即入侍 上  
曰堪輿家之說予雖不解而大抵着山之法必取  
岡麓回抱明堂深邃之地者此是當然之理而今  
此園所予始來見則山勢無一環抱明堂逼近大  
路雖以輿家說觀之不可謂之成局且以大路之

仁明園歷臨



太近穴前欲為斷塞此路云此亦豈不寒心乎此  
路我朝開國以來四百年周行之道則欲容  
易斷塞無所持難者抑何意也其時首山堂即之  
意誠未可曉也予之倚恃左相顧何如而今此園所  
一事極為寒心此道非尋常往路之此而乃是自  
古陵寢往來之輦路則一朝欲為夷塞者萬萬  
寒心矣臣對曰臣於聖教之下惶恐不知所達  
矣上曰局勢之淺露姑勿論塞路一節尤為不  
成說之事也然此非卿自主掌之事故於卿猶不  
深咎矣及退不敢晏然隨駕遂即徑還私次

塞路事上劄

十四日病未赴召上劄引罪

傳曰有事真殿齋宿本院而卿以都提舉不參  
候班殊極悵然所慎不至難強則即為入侍事遣  
史官傳諭于左議政假注書趙衍德來宣遂上劄  
陳病曰伏以塞路秋清百靈衛聖體康寧  
回駕萬安慶忭之忱朝野攸同况如臣之叨陪通  
列晨夕承候者區區下情尤當如何仍念臣受  
天地罔極之恩蔑涓埃一毫之報隨事瘡痍何往  
非罪而平日所期勉者唯以筋力奔走為半分自  
效之畚不幸近者氣衰病發尋常公會亦不能如



意勇赴撫躬自悼中夜悒悒日昨太僕之召賓對  
之命俱以病稟寔伏私次惶恐俟勅此際伏聞有  
事真殿齋臨本院以賤臣之獨阻候班有悵  
然之教史官來宣入侍有命聖念藹然辭  
旨鄭重臣進擎跪讀感淚自迸噫臣之病狀苟有  
自力轉動之望則今於恩召之下何敢為偃然  
不赴之計而勞臣向來病情源委既深有非一時  
感冒之化斯敗之形呻藝之狀班行之見者莫不  
危之而陪扈義重拚死登途其能免中路顛仆  
蓋亦王靈攸暨也決旬強策氣力殆盡歸後諸

症一倍添甌寒熱頻作頭疼如暈終日所食不過  
數匙又或有全宵失眠之時其他症樣雖不敢一  
一煩陳而火欲起動輒發昏眩束帶登筵其勢未  
由特召之命終未免坐違病裏惶阮如添一症  
若蒙聖慈曲賜矜諒許解臣本兼諸任俾得  
以便意調息則生成之澤臣當殞結且今首相陳  
劄引入臣病又如此相職之瘼曠廟務之叢脞一  
日二日其憂轉深聖旨益勦而臣無以仰體  
聖躬獨勞而臣無以仰贊願其罪奚但止於逋慢  
召命而已哉亦願重勅臣孤息負職之罪以警具



鍊戎臺試射

僚以振頹綱不勝幸甚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  
懇以疾未赴庸何傷乎卿其安心勿辭善攝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假注書趙行  
德來宣 傳曰左相家遣御醫看病

十九日 親臨試射時以試官入侍

是日鍊戎臺試射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當此  
親臨試射之時宣傳官既有今日政擇差之 教  
則在京無故者何患無人而忽以方在南漢之金  
相台擬入殊涉不審兵曹判書權導從重推考金  
相台宣傳官之任改差更令口傳差出何如 上

曰依為之

二十日 親臨試射時以試官入侍

是日南小營試射時 上命試所命官以左相為  
之

二十一日 上劄請由

劄曰伏以臣有私情之切至者不避煩猥敢此冒  
陳焉臣之亡妻墳山在於京畿長湍地尚在淺土  
未克完襄經營遷厝日月已久臣又衰敗無餘死  
亡不遠才得一小丘於境內以為先務妻葬之計  
而期日且迫矣臣無他長成之子凡百措置必待

請由劄



臣之躬自首檢及此 朝家之優閒若蒙旬之  
息暇則臣可以扶病往來卒事無悔而河海之津  
永及泉壤幽明之感終當頌結伏惟 聖慈俯賜  
矜念 許遂微願千萬顯祝取進止 荅曰省劄  
具悉卿忌卿其依所請往來馬仍 傳曰此批荅  
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下去時給由馬夫人遷窆  
時澆奠床備給假注書黃仁炫來宣

二十二日亡妻歸葬事長湍地出去○承 命入侍  
是日春塘臺頒賞時 上命左議政入侍承 命  
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臣頃以安東縣監洪益弼

許久曠官催促下送之意恐稟蒙允矣聞其病情  
甚重宗無還任之勢云當此秋務方殷之時有難  
等待其差歇安東縣監洪益弼改差何如 上曰  
依為之

二十六日行夫人遷厝禮

九月初三日亡妻歸葬後入來○次對入侍○初八  
日曰雷異上劄引咎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聯名劄曰伏以朝見  
青臺之報夜有轟燁之異節屆收拜此曷故也伏想  
高拱對越丙枕靡安願今摠覽機務 聖治日勤

因雷異上劄



於乾惕晉接經筵 聖學日懋於進修朝野少事  
化理清明庶幾體信達順休祥日臻而仁愛之若  
是告戒臣等誠反復而不得其說矣其或王道蕩  
蕩朝著粗靖則 聖心以為治安而然歟年穀穰  
穰民憂差寬則 聖心自底亨稼而然歟懲討之  
不嚴而三司無準請之期網紀之不振而百度有  
恣靡之慮即此數者未必不為咎懲之一端而若  
其寅亮承佐之責惟輔相是耳如臣等無似當退  
不退久據匪據徒竊廩祿無所獻為使 至尊獨  
憂於上而治效尚遲於下有相如此安得不召災

而致異苦情血懇不但為策免之故事而已倘  
殿下赫然奮勵莫曰既治而既安益軫慎終如始  
之戒使世道丕變國勢牢固而若臣等已誠幾效  
者不少假借亟賜斥退則半夜一聲之雷在 殿  
下其將為法家拂士今日消弭之道亦豈外此臣  
等治劄將上之際伏讀 傳教下者縷縷百餘言  
反之 聖躬字字出於側修之 盛意至有戒膳  
三日之 教六責三言何以加此臣等莊誦激仰  
不勝欽嘆今 殿下若以修省於今者毋或暫弛  
於後雖其無災之時常若遇災之日則何患災沴



因雷異上劄

啓

領議政金尚詰左議政徐命善聯名劄曰伏以旬

來宣  
傳曰大臣刑曹堂上都承旨入侍假注書黃仁炫

初十日次對入侍○承命入侍

之不消也惟 聖明懋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  
悉卿等之愚今日之災致自否德於卿等何有卿  
等安心勿辭經筵有命即起造朝仍 傳曰此批

荅遣史官傳諭于領左相假注書黃仁炫來宣

十三日隨 駕詣毓祥宮○十八日因雷異上劄引

日之間有此荐雷之警一猶可愕其况再乎夜中  
蹶然自不覺繞壁不寐仰惟 聖心必益慄惕噫  
天人相感之理貴在誠意之交孚今天警告之愈  
往愈切者其或我 殿下寅畏之誠惻修之念方  
其遇災之初非不赫然警惧及夫時日稍過咎徵  
無著則心有所聞緜戒有所放忽而然歎笑言啞  
啞聖人所以垂訓於大易也憂在嗣歲朱子所以  
陳戒於孝宗者夫以 聖學之高明願何待區區  
仰勉之語而今 殿下動靜云為之間幽獨獲獲  
之中出一言則必曰此果合天則乎行一事則必



曰母或拂天意乎值休泰之會而必念萬機之或  
曠處宴安之時而必慮百度之未貞常使穆穆對  
越之 肅誠仰副諄諄告誡之天心則何患不皇  
穹悅豫災沴自消也抑臣等期勉我 殿下者方  
在誠之一字則每當一番天災輒請一番策勉徒  
歸應文之科不誠極矣下之不誠如此反欲責難  
於上其為罪矣但止於不事其職而已哉即此飾  
讓之例套有足致異顧今消弭之宗政不出於斥  
退臣等以彰其尸素孤負之罪惟願亟賜 處分  
以答天譴以幸國事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

卿等之懇非時之雷失節之雨豈若尋常哉異而  
旬日之內疊現層至殆若諄諄然教詔者然一則  
予否德之所召二則予否德之所致方期反求諸  
方寸之間克自刻勵以為一分底豫之道焉至於  
劄中所引得無過中之甚乎卿等安心勿復控辭  
即起視事務盡瘁理之責是予之所拱而俟之也  
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左相兼春秋  
金健修采宣

二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近日雷異由於臣等



卜相

而自 上反下責躬之教 聖德則有光而臣等  
之罪固無可言早賜斥退亦是弭災之一端伏願  
亟賜 處分 上曰過矣左議政徐命善曰願相  
既請斥退如臣無狀尤不容一日虛糜惟願趁即  
處分以盡應天之實 上曰過矣

承牌卜相

賓廳卜相封入金致仁李激鄭弘淳徐命膺洪樂  
純

二十二日 大殿誕日問安 隨 駕詣景慕宮

二十四日承 命入侍 二十五日 親臨燕射禮

時入侍







